

犁痕深深

■肖 浩

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许多事情,有些如过眼烟云,稍纵即逝;有些则刻骨铭心,一辈子都难以忘记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。故乡在一个僻偏的小山村,那里三面环山、峰峦叠翠,溪水长流、林海飘摇、涛声阵阵……童年的记忆本是多彩多姿、天真浪漫的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也有许多回忆是辛酸而又沉重的,特别是想起母亲千辛万苦持家操劳的一幕幕,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

我的家庭曾是一个“半边户”,父亲在上千里之外的一个城市工作,一年只有春节放假才回家一次。家中的一切大小事情,都是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在老家农村的母亲负担,其艰辛可想而知。而母亲又是一个十分要强、很要面子的人,不管重活、轻活都想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完成,而且还要比别人做得更好。这份“要强心”,如同一副枷锁常年套牢在母亲肩上,无形中加重了自己的生活艰辛。

在农村,犁田一般是只有男人才干得动的重活、粗活。在我开始懂事时,还是吃“大锅饭”的年代,犁田都是村里叔伯们干的活。但在分田到户后,各家都有了自己的责任田,农忙时各顾各的,一般难有空闲,而且不太愿意帮助别人。为了不误农时,母亲就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,对什么农活都得学会,包括犁田、耙田、育种、插秧、施肥、打农药、踩打稻机打禾、晒谷……在这大堆农活里,可以说犁田、打禾是最重的两项体力劳动。

母亲是村里唯一能够耕田的女人。犁田看似简单,牛在前面拉、人在后面扶持铧犁跟着走,其实不然。犁田是有许多讲究的,犁得深了,超过了耕作层,影响田地的肥沃质量,而且牛拉不动;犁得浅了,起不到翻耕松地的作用,对禾苗的生长也不利;稻草缠绕得多了,要把它剔除掉;调头时,要把犁头上的泥巴扶起来倒掉;牛走偏了,就有一些地方犁不到,等等,这都要靠扶犁的人调整好犁头的方向、掌握好扶犁的技巧。要做到这方方面面协调,经常是手忙脚乱、疲惫不堪,需要大量的体力,一般的女人是难以负荷的。然而,那时作为家中“男子汉”的我和弟弟都还年幼,母亲只能依靠自己。每到农忙季节,母亲都是天一放亮就早早地起床做好早餐,等我们吃好上学去了,她也就牵着黄牛、肩扛铧犁向自己的责任田走去,开始了一天的辛勤耕耘。期间的艰辛不得而知,但是当我们放学来到田边等母亲一起回家时,看到头发零乱、脸色苍白、衣襟全湿、步履蹒跚的母亲,自是心痛不已。望着母亲身后一大遍翻耕过来的黑泥,不知其中渗透了多少母亲的汗水和泪水。母亲本来身材不高、身体羸弱,而且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吃的,有一些好一点的東西都节省给子女吃了。她自己长期食不饱腹、营养不良,扶持着那百十来斤的犁把自是十分吃力。累了,就坐到田埂上休息一下;渴了,就到田野中间的水井中用手捧口水喝;饿了,就匆匆吃几口从家中带出来的冷饭。据母亲回忆,在耕田时摔倒在泥田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弄得一身泥水。但离家又远,衣服经常是干了又湿、湿了又干,结果落下了风湿病。有几次还因为劳累过度而晕倒,幸是得到路过的好心人救助才清醒过来。母亲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劳累着、耕耘着。

现在,犁田的景象在农村已不多见,犁田的农活已被多种方法所替代。一些地势平坦的地方早已是机械化耕作,一些山区地方的人则是用宽板的锄头翻挖,而也有一些地方的人根本就不挖,只是用脚把禾菟踩进泥土里。母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父亲进入城市生活,但母亲当年犁田的情景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记忆深处,始终不曾淡忘。那长长的犁痕是时光的印记,那翻滚的黑泥是庄稼人的躬耕,那深深的脚印是无奈的叹息,那涩涩的酸楚是心中的回忆。

无情的岁月早已在母亲脸上刻下了沟壑纵横的皱纹,饱经风霜的日子早已染白了她的发际。每一个母亲为子女、为家庭的付出都是无私无怨的,但对天下所有母亲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般的付出,每一个作为子女的都应该永远牢记在心。

孔明塔

■陈学阳

那么远,那么近
塔剑如虹随形动
金光闪闪,直穿苍穹

剑眉犀利,塔目慈祥
镇定了躁动的河神
破译了变幻的风云

剑影里旌纛拔立,船桅戟举
有兵马,八阵,三国的背景
塔影里临蒸督赋,开滩兴堡
有赈济灾民万人虔拜的身影

塔影外黄莺鸣啭,天桃和娇
有舞蝶,笑靥,胭脂的清香
剑影外茶花盛放,红果盈枝
有傲霜斗雪不输春天的光芒

临边界望乡,烟之外望塔
剑身清晰,塔角分明
仿若飞燕的路标,倦鸟的归林

屹立岸畔
守一江传说,暖一川烟雨
静观山水铺开崭新的画卷

红蓼醉清秋

■蔡 英

和红蓼磨成粉,加水和成一个个小丸子。将几个陈年的老甜酒曲子压碎成粉,均匀地洒在大竹筛里,放进新做的小丸子。然后抱着竹筛子不停波动,让粉末均匀地粘在小丸子上。最后,将披着老曲粉末的小丸们密封起来,让其“上霉”,也就是发酵。不久,小丸子便长出细细的霉丝,像一颗颗毛茸茸的枫球,散发着沁人肺腑的香气,这便是我们情有独钟的甜酒曲子了。

文学艺术中的雅与生活的俗,像两条潺潺的江河,在红蓼身上神奇地合二为一。在白居易的眼里,水边若没红蓼,秋水便少了神采,所以他写下“秋波红蓼水,夕照青芜岸”。在纳兰眼里,成片的蓼花如一朵朵粉色的红云,不由提笔写下“燕子矶头红蓼月”佳句。年老的陆游看通世事,觉得几枝普普通通的红蓼,比名花更能令他陶醉,“老作渔翁犹喜事,数枝红蓼醉清秋。”齐白石先生的画里亦有红蓼,廖廖数笔便勾勒出秋高远的意境。据说,春秋时期越王勾践“卧薪尝胆”的典故中,“薪”不是薪柴,而是红蓼。“卧薪”是“目卧则攻之以蓼薪”,也就是说勾践在疲倦困乏的时候,会用红蓼的辣

故乡月最明

■岳秀红

有姐姐哥哥和我三个小娃娃。晚上,天慢慢黑下来,妈妈仍没回家。我们三个小娃娃偎坐在一起,眼泪汪汪地哭叫着爸爸妈妈。没有人应声,堰塘里的青蛙不管不顾呱呱叫着。哭了很久,我哭累了,转头看堰塘后面我家的房屋,就看见堰塘里已经有一个圆瓷盘大的月亮。再抬头望天空,圆月的月亮笑盈盈地注视着我。我手指月亮:姐姐哥哥,月亮婆婆在陪我们哩。

是在那低低的山丘,故乡的月亮,曾照着我少年的郁闷。初中毕业考师范落榜了,还没去学校有同学告诉了我的成绩。我没吃晚饭,一个人悄悄跑到山丘,呆呆地坐在石头上。我听见妈妈焦急地呼唤我的名字,但我没有应声。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失落,也有一股不知如何发泄的愤怒的火。后来月亮升起来,清凉凉的月光洒遍我全身。我的火气在月光中挥发了,我的眼泪一颗颗扑簌簌洒。远处有人吹笛,

母亲与我的黑白对峙

■木 铭

四周都是楼宇,既使白昼也很阴暗
母亲不愿意开灯,这当然是节省
她也知道,省下的钱,买不来多余的明亮

我只要走进房间,第一件事就是开灯
对此她无可奈何,她也阻挡不了
白昼还需要一通鲜亮的包装

我一离开,她就关灯,坐在阴暗里
她习惯了阴暗,喜欢坐在幽黑的潮水里
以礁石的形式体会尘世晃荡

对于依赖眼睛感受世界的儿子
她是如此不屑,她不认为我还没到节点
像她一样,我的前路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光

在一套房子里,两颗黑白棋子
就这样对峙在共处的时光中
像呼吸一样,那些微明,反复劫争



刺激眼睛,直到眼泪流出,人也就清醒了。他用这种方式,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懈怠,不要忘记家仇国恨。

明朝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盘子上常见画的是“一束莲”,有莲花、莲蓬,配以茨菰、香蒲和红蓼,扎在一起。青花加莲花,取意“清廉”,是明朝吏治肃整的表现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,有君子古风,受人尊崇。茨菰也是水生植物,可食用,花朵清新却不张扬,古人用它寓意品行端正。香蒲可编席子,冬暖夏凉,寓意君子生活要俭朴。而红蓼则一反前几种草木的平和淡雅,具有浓烈的刺激气味,因“卧薪尝胆”的典故,后人常用蓼花来象征君子不忘本的品性。

处江湖之远的蓼,并不在乎文人骚客如何赞美它讴歌它,自顾自地在荒郊野外生长开花。秋天,我站在河堤上远眺,一片花海涌到眼里,原来是红蓼——粉色的花穗羞涩地垂着头,像仕女发间的红缎带。漫山遍野都弥漫着蓼香,让人沉醉不知归路。这片蓼花,是秋天萧索大地上那一抹亮丽的底色,怪不得古人说“红蓼丹枫一色秋,楚云吴水共悠悠。”

故乡的山水风物,因这红蓼的点缀,永远诗意地流淌在游子的记忆里。



是十五的月亮。凄凄的笛音和清凉凉月光一道浸入我年轻的心。

是在那羊肠子山道,故乡的月亮,曾照着爸爸妈妈对我的爱。在县城读高中的我正月十五开学,客车车次极少,很不容易买到车票。爸爸妈妈便半夜起身陪我到集镇赶第一趟早班车。爸爸妈妈轮换背着一大袋够我在学校吃两个多月的米,我带着自己的书和衣服。我们没有打火把,因为有亮亮的月光为我们照明。我们缓缓地走,月亮也缓缓地走。我们走一阵歇气了,爸爸妈妈都出着粗气。我看见月亮也歇下了,好像也出着粗气。爸爸在旁边说:老么,家里穷。你要好好读书,争气考上大学!我点了头。爸爸笑了,远远的月亮好像也笑了。

这异乡的月亮缓缓移动着,和着我漫长的思绪,和着我浓浓的乡情。故乡的月亮,如果你是有知觉的,今夜请用你的清辉照耀我的梦吧,让我在梦里回我的故乡。